•保护论坛•

救救北京的睡菜

刘华杰*

(北京大学哲学系, 北京 100871)

Save *Menyanthes trifoliata* in Beijing

Huajie Liu*

Department of Philosophy, Peking University, Beijing 100871

北京延庆田宋营生长着一种美丽的水生植物——睡菜(*Menyanthes trifoliata*)。它在此生长了多久, 没人知道, 恐怕早于任何一个北京人。《北京植物志》甚至也未能收录它。2009年4月林秦文告诉我: 田宋营有睡菜! 我立即驾车前往观看。它太极了! 三言两语无法描述, 植物志上的官样描写不足以展现它的魅力。

自那以后, 每年4月我都会过去欣赏。直到有一年, 原来上万株的睡菜突然不见了! 2017年和2018年在田宋营都没有找到。为何? 明显是人为破

坏。当然, 不是有意破坏, 是为了硬化道路, 整治平行于大秦铁路的一条多半只有一米多宽的小水渠蔡家河, 挖泥机把睡菜生活环境毁坏了! 目前蔡家河中花蔺(*Butomus umbellatus*)、水芹(*Oenanthe javanica*)、毒芹(*Cicuta virosa*)、泽芹(*Sium suave*)、野慈姑(*Sagittaria trifolia*)、盒子草(*Actinostemma tenerum*)、欧地笋(*Lycopus europaeus*)、赤麻(*Boehmeria silvestrii*)、黑三棱(*Sparganium stoloniferum*)、槐叶苹(*Salvinia natans*)等本土植物仍然完好, 为何单独缺了睡菜? 可能因为睡菜的根状茎粗大(直径1–3 cm, 长100–250 cm), 经不起挖泥机的扰动吧。

在那里, 现在不见睡菜的芳踪, 却发现了葫芦科著名入侵植物刺果瓜(*Sicyos angulatus*)。科学界对北京睡菜缺少足够的关注度, 文献较少提到它。分布地一般会提到田宋营(张曲雨等, 2007)、张山营以及野鸭湖湿地(徐景先等, 2009; 赵锋等, 2015; 刘冰等, 2018), 都是指北京延庆妫河的支流蔡家河及附近不算大的一个区域。另外也有人在北京怀柔见到过, 未证实。可以肯定的是, 在北京睡菜数量非常少。

睡菜彻底地告别了延庆、告别了北京?

睡菜的消逝, 在北京意味着一个科的植物的消失。睡菜科在北京只有这一个种。想一想, 它未曾进入修订版的《北京植物志》就永别了, 真的很可惜。

明年, 北京延庆将举办声势浩大的“2019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”, 世界的目光将聚焦到延庆。延庆、北京乃至整个中国为此都做出了巨大努力,

收稿日期: 2018-07-31; 接受日期: 2018-08-06

* 通讯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. E-mail: huajie@pku.edu.cn

大兴土木, 投资数十亿甚至百亿。世园会场馆坐落于延庆妫水河畔, 而那美丽的睡菜就在它的正北方不远处, 距此不过 8 km!

中国举办了一届又一届世园会, 回想一下, 保护了哪些本土物种? 展示了什么本土物种? 没有野生植物作基础, 园艺植物能走多远?

听说蔡书记为了这届世园会, 已三次考察延庆, 亲临现场指导工作。在此, 我作为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一位理事、北京市一名公民, 特意向书记呼吁: 请借世界园艺博览会之机, 救救北京的睡菜! 几乎不用特别花费, 您只要提醒有关部门关注睡菜, 不要再折腾田宋营的那道小沟渠, 它或许就会再长起来, 每年如期开出美丽的花朵。您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案例: 将延庆的睡菜在北京世园会上展示出来, 提醒更多的北京人认识乡土植物, 欣赏它们、保护它们。睡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意义, 不亚于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一级保护植物大花杓兰(*Cypripedium macranthum*)、刺楸(*Kalopanax septemlobus*)、轮叶贝母(*Fritillaria maximowiczii*)等。

北京能否容得下本土野花睡菜, 相比首都北京众多大事或许微不足道, 但换个角度看, 它也是检验“绿色北京”、生态北京的一个指标。

关于睡菜的濒危程度和保护地位, 还可以多说几句。就全国或全世界范围看, 睡菜并不是焦点物种, 它在内蒙古、吉林、云南、四川等地都有分布。它的地位大约相当于花蔺科的花蔺和水鳖科的龙舌草(*Ottelia alismoides*), 它们在北京之外许多地方都有分布。但是, 即使睡菜看起来不够美、分类学上也不够特别(在 APG 系统中睡菜从龙胆科中独立出来, 列于睡菜科。睡菜的消失, 意味着北京人没有眼福欣赏一整个植物科的风采, 对分类学教学显然有影响), 它也有生存的权利, 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必要组分。保护等级是根据许多人为指标建构出来的,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睡菜在北京是值得重点保护的對象。从利奥波德(Aldo Leopold)的生态学(包括了经济上、美学上和伦理上的综合考虑)角度看, 睡菜作为本土物种, 它的存在与否影响着首都北京生态的整体性、稳定性和美丽(integrity, stability, and beauty)程度。缺了睡菜的北京湿地是不完整的。田宋营一带湿地被大范围“整治”(修路、填埋、垦

植作物、栽种经济林)破坏了局部生态系统, 现在发现睡菜被有意无意整治了, 下一个可能就是花蔺、菰(*Zizania latifolia*)或者水鳖(*Hydrocharis dubia*)。

目前田宋营一带的蔡家河水质尚好, 建议在此重新引种睡菜。北京城区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湿地中有一些浅水区, 也适合引种睡菜。

其实, 本土平凡植物被忽视是一个老问题。之所以现在重提, 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在田宋营不远处将举办由副总理胡春华任主任, 多部门官员出任副主任的 2019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。考验北京的时候到了。睡菜问题摆在这里, 呼吁引起重视。

青海然果村的甘蒙怪柳(*Tamarix austromongolica*)因修水库面临被淹,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两年后的 2018 年 8 月有了新消息: 水库照建, 拟对淹没区甘蒙怪柳迁地保护。都怪它还不够特别! 如未列入《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》和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》, 不属于珍稀濒危树种和国家级、省级重点保护树种。但是人们同时又感到它们确实非常特别。大树能移植成活吗? 似乎“青山”终究比不过“金山”。学界、政府是否要更新保护理念和保护政策?

参考文献

- Liu B, Lin QW, Li M (2018) Field Guide to Wild Plants of China (Vol. Beijing), pp. 270–271. The Commercial Press. (in Chinese) [刘冰, 林秦文, 李敏 (2018) 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(北京册), 270–271页. 商务印书馆, 北京.]
- Xu JX, Zhao LC, Lin QW (2009) Wetland Plants in Beijing, pp. 12, 117.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, Beijing. (in Chinese) [徐景先, 赵良成, 林秦文 (2009) 北京湿地植物, 12页, 117页.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, 北京.]
- Zhang QY, Hu D, Du PZ (2008) New record plants from wetland in Beijing.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(Natural Science Edition), 29(3), 56–59, 63. (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) [张曲雨, 胡东, 杜鹏志 (2008) 北京地区湿地植物新记录.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(自然科学版), 29(3), 56–59, 63.]
- Zhao F, Hu RY, Du SL, Shi XF, Li XD (2015) Rapid propagation of *Menyanthes trifoliata* L. in vitro. Acta Botanica Boreali-Occidentalia Sinica, 35, 410–415. (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) [赵峰, 胡若洋, 杜思乐, 石雪飞, 李学东 (2015) 睡菜离体快繁技术的研究. 西北植物学报, 33, 410–415.]

(责任编辑: 黄祥忠)